

馆藏精品

# 永乐大典

主编 郑福田

远方出版社

# 永乐大典

主编 郑福田

第六卷

远方出版社

数字图书馆  
PDG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乐大典/郑福田主编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. 2005. 11

ISBN 7 - 80723 - 108 - 4

I. 永… II. 郑… III. 百科全书 - 中国 - 明代 - 缩写本  
IV. Z2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8929 号

## 永乐大典

---

主 编: 郑福田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 0100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490 千字

印 张: 275
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2000 套

标准书号: ISBN 7 - 80723 - 108 - 4/K · 1

---

定 价: 960. 00 元 (全 48 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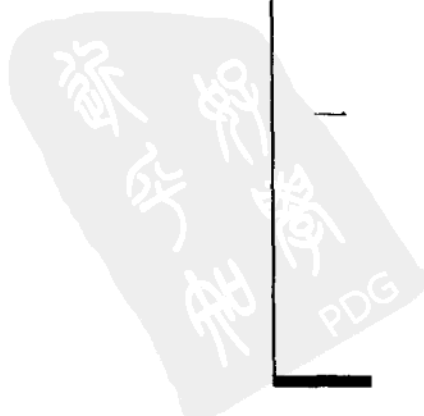


# 目 录

## 目 录

### 永乐大典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三<br>〔1954 年 6 月苏联送还〕 | 六模 ..... (1)   |
|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四<br>〔1954 年 6 月苏联送还〕 | 六模 ..... (54)  |
|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五<br>〔1954 年 6 月苏联送还〕 | 六模 ..... (126) |



# 永乐大典卷之 二千二百六十三 六模

1954年6月苏联送还

## 湖 西湖

### 杭州西湖

永  
乐  
大  
典

【杭州府志】：西湖，在州之西，周三十里，山川秀发，景物华丽，映带左右。自唐以来，为东南游赏胜处，旧称西湖十景。曰：平湖秋月，苏堤春晓，断桥残雪，雷峰落照，南屏晓钟，曲院风荷，花港观鱼，柳浪闻莺，三潭印月，两峰插云。按：

【旧志】：云：源出于武林钱唐。李泌引湖水入城中为六井，以便民汲。白居易记云：遇岁旱，可溉田千顷。宋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，龙图阁直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奏开西湖状元：杭州之有西湖，如人之有眉目，盖不可废也。唐长庆中，白居易为刺史。方是时湖溉田千余顷，及钱氏有国，置撩湖，兵士千人日夜开浚。自国初以来，捐废不治，

水涸草生，渐成葑田。熙宁中，臣通判杭州，则湖之葑合，盖十二年耳。至今才十六七年之间，堙塞其半，父老皆言：十年以来，水浅葑横，如云翳空，倏忽便满，更二十年无西湖矣。杭州无西湖，如人去其眉目，岂复为人乎！臣愚无知，窃谓西湖有可废者五。天禧中故相王钦若始奏，以西湖为放生池，禁捕鱼鸟，为人主祈福。自是以来，每四月八日，郡人数万会湖上，所活羽毛鳞介，以百万计，皆西北向稽首，仰祝千万岁寿。若一旦堙塞，使蛟龙鱼鳖同为涸辙之鲋，臣子坐观亦何心哉！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一也。杭之为州，本江海故地。水泉鹹苦，居民零落，自唐季泌始引湖水作六井。然后民足于水，井邑日富百万，生聚恃此而后食。今湖狭水浅，六井渐坏，若二十年之后，尽为葑田，则举城之人复饮鹹若，其势必自耗散。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二也。白居易作《西湖石函记》云：放水溉田，每减一寸，可溉十五顷；每一放时，可溉五十顷；若蓄泄及时，则濒河千顷可无凶岁。今虽不及千顷，而下湖数十里，茭菱谷米，所获不赀，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三也。西湖深阔，则运河可以取足于湖水，若湖水不足，则必取足于江潮。潮之所过泥沙浑浊一石五斗，不出三岁辄调兵夫十余万工开浚，而河行市井中，盖十余里，吏卒搔扰，泥水狼藉，为居民莫大之患。此西湖之不可废者四也。天下酒税之盛，未有如杭者也。岁课二十余万缗，而水泉之用，仰给于湖，若湖渐浅狭，水不应沟，则劳人远取山泉，岁不下二十万工。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五也。臣目睹西湖，有必废之渐，有五不可废之忧。岂得安岁



月不任其责？辄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，许二十五万丈，度用夫二十余万工，若更得度牒百道，则一举募民除去净尽，不复遗患矣。轼尝有诗谓：“西湖天下景”。又云：“水光潋潋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好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当轼开湖时，筑堤其上。自孤山抵北山，夹道植柳，后人思其德，因名曰苏公堤。其后禁苏氏学，士大夫多媚时好，郡守吕惠卿奏毁之。乾道中，孝宗命作新堤，自南山净慈寺前新路口，直抵北山湖。分为二游人大舟往来，第能循新堤之东崖，而不能至北山。绍兴中，始造二高桥，出北山达大佛，而舟行往来始无碍。堤上有亭宇，为游人赏息处。旧有三贤堂：东坡苏轼、香山白居易、和靖林逋。

【临安志】：在郡西，旧名钱塘湖。源出于武林泉，周回三十里，自唐及宋号游观胜地。中兴以来，衣冠之集，舟车之舍，民物阜蕃，室钜丽，尤非昔比。庆历初，守郑戡发属县丁数万人尽辟，豪族僧寺规占之地。仁宗嘉之，降诏奖谕，仍命岁常修导。绍兴十九年，以西湖近来秽浊堙塞，诏郡守阳鹏举措置，遂用工开撩。及修砌六井，阴窰水口，增置斗门闸板，量度水势，通放入井，且条具事宜。一检准绍兴九年八月指挥，许本府招置厢军兵士二百人，见管止有四十余人，今已措置拨填。续及元额，盖造寨屋，舟舡专一撩湖，不许他役。一契勘绍兴九年八月指挥，钱塘县尉管兼开湖职事。臣今欲专差武臣一员，知通逐特检察，庶几积日累月开撩，不致依旧堙塞。一、契勘西湖所种茭菱，往往于湖中取泥，葑夹和粪秽，包根坠种，及不时浇灌秽污。绍兴七年六月中明，今后永不许请佃栽种，今来又复重置莲

荷，填塞湖港。臣已将莲荷租课官钱并已除放讫，如有违犯之人，科罪追赏。有官人，具申朝廷取旨施行。乾道五年，周安抚淙奏。臣窃惟西湖所贵深阔，而引水入城中诸井尤在涓洁，累降指挥禁止。抛弃粪土，栽植茭菱，及浣衣洗马，秽污湖水，罪赏固已严備。旧招军兵二百人，专一撩湖，委钱塘县尉主管。后来废阙，见存止三十五名。而有力之家，又复请佃湖面，转令人户租赁，栽种茭菱。因缘包占，增垒堤岸。日益填塞。深虑岁久，西湖愈狭，水源不通。臣近已重修诸井，沟口了毕，今欲增置撩湖军兵一百人，修盖寨屋，置造舟舡，就委钱塘县尉，并本府壕寨官一员，放衙位内带主管开湖事。专一管辖军兵开撩，不许人户请佃种植茭菱，及因而包占，增叠堤岸。或有违戾，许人告提，以违制论，旨从之。自后时有申明。淳祐丁未大旱，水尽涸，诏郡守赵节斋开浚，仍奉朝命。自六井至钱塘门上舡亭西林桥，北山第一桥高桥苏堤三塔。南新路柳州寺前，凡菱荷茭荡，一切薙去之。

【梦梁录】：杭城之西，有湖曰西湖，旧名钱塘湖，周三十余里，自古迄今为绝景。唐朝白乐天守杭时，再筑堤捍湖。宋废历间，尽辟豪民僧寺规占之地，以广湖西。元祐时，苏东坡守杭，奏陈于上，谓西湖如人之眉目，岂宜废之。遂拨赐度牒易钱米，募民开湖，以复唐朝之旧。绍兴间，辇毂驻骅，衣冠纷集，民物阜蕃，尤非昔比。郡臣汤鹏举，申明西湖条划事宜于朝，增置开湖军兵，差委官吏管领，任责盖造寨屋，舟支专一撩湖，无致堙塞。修湖六井，



阴窰水口，增置斗门水闸，量度水势，得其通流，无垢污之患。乾道年间，周安抚奏：乞降指挥禁止官民，不得抛弃粪土，栽植荷菱茭，植秽污，填塞湖港。旧招募军兵，专一撩湖，近来废阙，见存者止三十余名，两乞填刺补额。仍委尉司官，并本府壕寨官，带主管开湖职，专一管辖军兵开撩旱。无致人户包占。或有违戾，许人告捉，以违制论。自后时有禁约，方得开辟。淳祐丁未大埋，湖水尽涸。郡守赵节斋奉朝命开浚，自六井至钱塘上舡亭西林桥，北山第一桥苏堤三塔，南新路长桥柳洲寺前等处，凡种菱荷茭荡，一切薙去，方得湖水如旧。咸淳间，守潜皋野亦申请于朝，乞行除拆湖中菱荷，毋得存留秽塞，侵占湖岸之间。有御史鲍度劾奏，内臣陈敏贤、刘公正包占水池，盖造屋宇，濯秽洗马，无所不施，灌注湖水。一以酿酒以祀天地，飧祖宗，不得蠲洁，而亏歆受之福。次一城黎元之生，俱饮污腻浊水，而起疾疫之灾。奉旨降官罢职。今临安府，日下拆毁屋宇，开辟水港，尽于湖中。降拆荡岸，得以无污秽之患。官府除其年纳利租官钱，消灭其籍，绝其所蒔本根，勿复萌蘖矣。且湖山之景，四时无穷，虽百画工莫能摸写。如映波桥侧，竹水院涧，森竹茂盛，密荫清爽，委可人意。西林桥，即里湖内，俱是贵官园囿。凉堂画阁，高台危榭，花木奇秀，灿然可观。有集芳御园，理庙赐与贾秋壑为第宅家庙。往来游玩舟支，不敢仰视，祸福立见矣。西林桥外孤山路，有琳宫者二：曰四圣延祥观；曰：西太乙宫。御圃在观侧，乃林和靖隐居之地。内有六乙泉、金沙井、闲泉、仆夫泉、香月亭，

亭侧山椒环植。梅花亭中，大书于照屏之上云：疏影横斜水深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。又有堂扁曰：挹翠，盖挹西北诸山之胜耳。曰清新亭，面山而宅其麓，在挹翠之后。曰射圃，曰玛瑙坡，曰陈朝桧，皆列圃之左右。旧有东坡庵、四照阁、西阁、鉴堂、辟支塔，年深废久，则名不可废也。曰苏公堤，元祐年东坡守杭，奏开浚湖水，所积葑草筑为长堤，故命此名。以表其德云耳。自南迄北，横截湖面，绵亘数里，夹道杂植花柳，置六桥，建九亭，以为游人玩赏驻足之地。咸淳间，朝家给钱命守臣增筑堤路，沿堤亭再治一新，补植花木。向东坡尝赋诗云：“六桥横接天汉上，北山始与南屏通。忽惊二十五万丈，老葑席卷苍烟空。曰：南山第一桥，名映波桥，西偏建堂，扁之先贤。宝历年，大资袁京尹韶请于朝，以杭居吴会为列城冠，湖山清丽，瑞气扶舆，人杰代生，踵武相望，祠祀未建，实为阙文。以公帑求售居民园屋，建堂，奉忠臣孝子，善士名流，德行节义，学问功业。自陶唐至宋，本郡人物许箕公以下三十四人，及孝节妇孙夫人等五氏，各立牌刻表世旌哲而祀之。堂之外堤边有桥，名袁公桥，以表而出之。其地前挹平湖，四山环合，景象窈深，虽堂滨潮入其门，一经紫纁，花木蓊翳，亭馆相望。五六来者，繇振衣，历古香，循清风，登山亭，憩流芳，而后至祠下，又徙玉晨道馆，于祠之艮隅，以奉洒扫。易扁曰：旌德。且为门便其往来，直门为堂，扁仰高。曰：第二桥，名锁澜桥。西建堂，扁湖山。咸淳间，洪师煮买民地创栋宇雄杰，面势端閼，冈峦奔趋，水光滉漾四浮，图矗

四围，如武士相卫，回眸顾盼，繇后而望，则芙蕖菰蒲，蔚然相扶，若有逊避其前之意。后二年，师臣潜皋墅，增建水阁六楹，又纵为堂四楹，以达于阁。环之栏槛，辟之槛牖，盖迤延远挹，书纳千山万景，卓然为西湖堂宇之冠。游者争趋焉。曰：第三桥，名望山桥。侧有堂扁三贤，以奉白乐天、林和靖、苏东坡三先生之祠。

袁大资请于朝，切惟三贤，道德名节，震耀今古，而祠附于水仙庙东庑，则何以崇教化厉风俗。遂买居民废花坞，改造堂宇，以奉三贤，实为尊礼名胜之所。正当苏堤之中，前挹湖山，气象清旷，背负长冈，林樾深窈。南北诸峰，岚翠环合，遂与苏堤贯联也。盖堂宇参错，亭馆临堤，种植花竹，以显清概。堂扁水西云，北月、香水影、晴光、雨色。曰：北山第二桥，名东浦桥。西见一小矮桥过水，名小新堤。于淳祐年，赵节斋尹京之时，筑北堤至曲院，接灵隐三竺梵宫，游玩往来，两岸夹植花柳，至半堤，建四面堂，益以三亭于道左，为游人憩息之所。水绿山青，最堪观玩。咸淳再行高筑堤路，凡二百五十余丈，所费俱官给其券工也。曰北山第一桥，名涵碧过桥。出街东有寺，名广化。建竹阁、西面栽竹万竿，青翠森茂，阴晴朝暮，其景可爱。阁下奉乐天之祠焉，曰寿星寺。高山有堂，扁江湖伟观，盖此堂外江内湖，一览目前。淳祐赵尹京重创广夏，危栏显敞虚旷。旁又为两亭，巍然立于山峰之顶，游人纵步往观，心目为之豁然。曰孤山桥，名宝祐，旧呼曰断桥。桥里有梵宫，以石刻大佛，金装，名曰大佛头。正在秦皇缆丹石山，游人

争睹之。桥外东有森然亭，堂名放生，在石函桥西，昨于真庙朝。天禧年间，平章王钦若出判杭州，请于朝建池，次年守臣王随记其事。元祐东坡请浚西湖，谓每岁四月八日，邦人数万集于湖上，所活羽毛鳞介，以百万数。皆西北向，稽首祝万岁。绍兴以銮輿驻骅尤宜涵养，以示渥泽，仍以西湖为放生池。禁勿采捕，遂建堂扁德生。有亭二：一以滨湖为祝网纵鳞之所，亭扁泳飞；一以枕山，凡名贤旧刻皆峙焉。又有奎画戒烹宰文，刻石于堂，上曰玉莲，又名一清。在钱塘门外，菩提寺南沿城。景定年，尹京马光祖建，次年魏克愚徙郡，治竹山阁，改建于此。但堂宇爽恺，花木森森，顾盼湖山，蔚然堪画曰，丰豫门外有酒楼，名丰乐，旧名耸翠楼。据西湖之会，千峰连环，一碧万顷，柳汀花坞，历历栏槛间。而游桡画舫，棹讴堤唱，往往会于楼下，为游览最。顾以官酤喧杂，楼亦卑小，弗与景称，淳祐年，师臣赵节斋再撤新，割瑰丽充特高楼云霄为湖山壮丽。花木亭榭，映带参错，气象尤奇。缙绅人乡饮团拜，多集于此。更以钱塘门外望楼，又名看经楼。大佛头石山后，名十三间楼。乃东坡守杭，曰，多游此。今为相严院矣。丰豫门外有有湖堂三处，俱废之久，名贤遗迹不可无传，故书之，使后贤不失其名耳。曰湖边园圃如钱塘玉壶、丰豫渔庄、清波最景、长桥庆乐，大佛雷峰、塔下小湖、齐宫甘园、南山南屏，皆台榭亭阁。花木奇石，影映湖山，兼之贵宅宦舍，列亭舒于水堤。梵刹琳宫，布殿阁于湖山。周回胜景，言之难尽。东坡诗云：“若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正谓是也。近

者尽画，称湖山四时景色，最奇者有十。曰：苏堤春晚、曲院风荷、平湖秋月、断桥残雪、柳岸闻莺、花港观鱼、雷峰落照，而两峰插云，南屏晚钟、三潭印月，春则花柳争妍，夏则荷榴竞放，秋则桂子飘香，冬则梅花破玉，四时之景不同，而赏心乐事亦无穷矣。

【武林旧事】：四水潜夫辑西湖游幸，都人游赏淳熙间，寿皇以天下养，每奉德寿三殿，游幸湖山，大龙舟，宰执从官以至大珰。应奉诸司，及京府弹压等，各乘大舫，无虑数百。时承平日久，乐与民同。凡游观买卖，皆无所禁。尽楫轻舫，旁午如织。至于果、蔬、羹、酒、关扑、宜男、戏具、闲竿、花蓝、画扇、彩旗、糖、鱼、粉饵、时花、泥婴等，谓之湖中土宜。

又有珠翠冠梳、销金彩段、犀钿髻添、织藤窑器、玩具等物，无不罗列，如先贤堂、三贤堂、四圣观等处最盛。或有以轻桡趁逐求售者，歌娱舞鬟，严妆自卫，以待招呼者，谓之水仙子。至于吹弹舞拍，杂剧杂扮，撮弄胜花，泥丸鼓板，投壶花弹，蹴鞠分茶，弄水踏混，木拨盆杂艺，散耍，讴唱，息器，教水族飞禽，水傀儡，鬻道术，烟火起轮。走线，流星，水爆，风筝不可指数，总谓之赶趁人，盖耳目不暇给焉。御舟四垂珠帘锦幕，悬挂七宝珠翠、龙舡梭子、闹竿、花篮等物，宫姬韶部俨如神仙，天香浓郁，花柳避妍。小舟时有宣唤赐予，如宋五嫂鱼羹，尝经御赏，人所共趋，遂成富媪。朱静佳六言云：“柳下白头钓叟，不知生长何年。前度君王游幸，卖鱼收得金钱。”往往修旧京金明池故事，

以安太上之心，岂特事游观之美哉！湖上御园，南有聚景、真珠、南屏。北有集芳、延祥、玉壶，然亦多幸聚景焉。一日御舟经断桥，桥旁有小酒肆，颇雅洁，中饰素屏，书《风入松》一词于上。光尧注目，称赏久之，宣问何人所作，乃太学生俞国宾醉笔也。其词云：“一春长费买花钱，日日醉湖边。玉骢惯识西湖路，骄嘶过沽酒楼前。红杏香中歌舞，绿杨影里秋千。东风十里丽人天，花压鬓云偏。画船载取春归去，余情在湖水湖烟。明日再携残酒，来寻陌上花钿。”上笑曰：“此词甚好，但末句未免儒酸。”因为改定云：“明日重扶残醉。”则迥不同矣。即日命解褐云。西湖天下景，朝昏晴雨，四序总宜。杭人亦无时而不游，而春游特盛焉。承平时，头舡如大绿、间绿、十样锦、百花宝胜、明玉之类，何翅百余，其次则不计其数，皆华丽雅靓，夸奇竞好。而都人凡缔姻，赛社会，送葬，经会献神，仕宦恩赏之经营，禁省台府之嘱托，贵珰要地，大贾豪民，买笑千金。呼卢百万，以至痴儿呆子，密约幽期，无不在焉。日糜金钱，靡有纪极，故杭谚有“销金锅儿”之号，此语不为过也。都城自过收灯，贵游巨室，皆争光出郊，谓之探春。至禁烟为最盛，龙舟十余，彩旗叠鼓，交午曼衍，粲如织锦，内有曾经宣唤者，则锦衣花帽，以自别于众。京尹为立赏格，竞渡争标，内珰贵客，赏犒无算，都人士女，两堤骈集，几于无置足地。水面画楫，栳比如鱼鳞，亦无行舟之路。歌欢箫鼓之声，振动远近，其盛可以想见。若游之次第，则先南而后北。至午则尽入西冷桥，里湖，其外几无一舸矣。弁阳老人



有词曰：“看画船尽入西冷，闲却半湖春色”。盖记实也。既而小泊断桥，千舫骈聚，歌管喧奏，粉黛罗列，最为繁盛。桥上少年郎，竞纵纸鸢，以相勾牵剪截，以线绝者为负。此虽小技，亦有专门爆仗。起轮、走线之戏，多设于此。至花影暗而月华生，始渐散去。绛纱笼烛，车马争门，日以为常。张武子诗云：“帖帖平湖印晚天，踏歌游女锦相牵。都城半掩人争路，犹有胡琴落后舡。”最能状景。茂陵在御，略无游幸之事，离宫别馆，不复增修。黄洪诗云：“龙舟太半没西湖，此是先皇节俭图。三十六年安静里。棹歌一曲在康衢。理宗时，亦尝制一舟，悉用香楠木，抢金为之。亦极华侈，然终于不用。至景定间，周汉国公主得旨，偕驸马都尉杨镇汎湖，一时文物亦盛。仿佛承平之旧，倾城纵观，都人为之罢市。然是时先朝龙舫，久已沉没，独有小舟，号小乌龙者，以赐阳郡王之故尚在。其舟平底有拖，制度简朴，或传此舟每出，必有风雨。余尝屡乘，初无此异也。

【能改齐漫录】《郑文肃复西湖旧堤》：郑文肃天休，仁宗时，知杭州。郡中西湖环三十里，溉湖上良田千顷。唐李泌即湖中。作阴窰引水灌城中六井，以资没者。武肃置撩清军，以疏其恶。自钱氏纳土至公居郡时，凡六十余年，而湖秽不治，豪夺以耕，僧侈其宇。浸淫蠹食无有已时。公按旧记复故堤，程工无虑十万，调境内丁夫辟之，湖利大兴。

【四朝闻见录】《杨沂中穴西湖》：言者疏奏沂中擅灌西湖水入私第。上徐晓言者曰：“朕度南之初，虏人退而群盗起，朕重困赤子，遂用议者羁縻之策刻尽封群盗，大者郡

王，小亦节钺。朕所自有者，惟浙数郡。计犹豫未决，会诸将尽平群盗，朕已发帑除土地之外，凡府库金帛，俱真不问。浙中故有余力，以给泉池，若以诸将平盗之功，虽尽以西湖赐之，曾不为过，浙中此事，唯卿容之。”言者惶恐而退。

【临安志】：杭州有西湖，而颖亦有西湖，皆为游赏之胜，而东坡连守二州。其初得颖也，有颖人在坐云：“内翰但只消游湖中，便可以了郡事。”盖言其讼简也。秦少章因作一绝献之，云：“十里荷花菡萏初，我公所至有西湖。欲将公事湖中了，见说官闲事亦无。”

【宋苏东坡大全集】《奏乞开西湖状》一首：臣闻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，废兴成毁，皆若有数。惟圣人在上，则与利除害，易成而难废。昔西汉之末，翟方进为丞相，始决坏汝南鸿隙陂。父老怨之，歌曰：“坏陂谁？翟子威。饭我豆羹羊魁，反乎覆，陂当复。谁言者？两黄鹄。”盖民心之所欲而托之天，以为有神下告我也。孙皓时，吴郡上言：“临平湖，自汉末草秽壅塞，今忽开通，长老相传，此湖开，天下平。”皓以为己瑞。已而晋武帝平吴。由此观之，陂湖河渠之类，久废复开事关兴运，虽天道难知，而民心所欲天必从之。杭州之有西湖，如人之有眉目，盖不可废也。唐长庆中，白居易为刺史，方是时湖溉田千余顷。及钱氏有国，置撩湖兵士千人，日夜开浚。自国初以来，稍废不治，水涸草生，渐成葑田。熙宁中，臣通判本州，则湖之葑合，盖十二三耳。至今才十六七年之间，遂堙塞其半，父老皆言，十年

已来，水浅葑横，如云翳空，倏忽便蒲，更二十年无西湖矣。使杭州无西湖，如人去其眉目，岂复为人乎？臣愚无知，窃谓西湖有不可废者五。天禧中，故相王钦若始奏，以西湖为放生池，禁捕鱼鸟，为人主祈福。自是以来，每岁四月八日，郡人数万会于湖上，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，皆西北向稽首，仰祝千万岁寿。若一旦堙塞，使蛟龙鱼鳖同为涸辙之鲋，臣子坐观亦何心哉！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一也。杭之为州，本江海故地，水泉鹹苦，居民零落。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。然后民足于水，井邑日当百万，生聚待此而后食。今湖狭水浅，六井渐坏，若二十年之后，尽为葑田，则举城之人，复饮鹹苦，其势必自耗散。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二也。白居易作《西湖石函记》云：放水溉田，每减一寸，可溉十五顷。每一放时，可慨十顷。若蓄泄及时，则濒河千顷可无凶岁。今虽不及千顷，而下湖数十里间，茭菱谷米所获不赀。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三也。西湖深阔，则运河可以取足于湖水；若湖水不足，则必取足于江潮。潮之所过泥沙浑浊一石五斗，不出三岁，辄调兵夫十余万工开浚，而河行市井中盖十余里，吏卒搔扰，泥水狼藉，为居民莫大之患。此西湖之不可废者四也。天下酒官之盛，未有如杭者也。岁课二十余万缗，而水泉之用，仰给于湖，若湖渐浅狭，水不应沟，则当劳人远取山泉，岁不下二十万工。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五也。臣以侍从出膺宠寄，目睹西湖有必废之渐，五不可废之忧，岂得苟安岁月不任其责？辄已差官打量，湖上葑田计二十五万余丈，度用夫二十余万工。近者伏蒙皇帝陛下、